

卷六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六十九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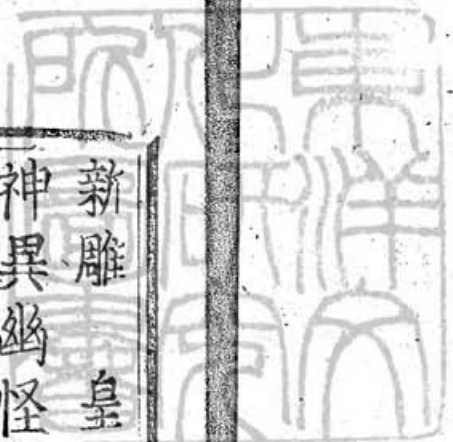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神異幽怪

鱷魚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舡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半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利遇鹿豕即以尾戰之以食生郊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龜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釣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有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



昇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風卷武成縣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

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並筆談

異犬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求錫以饅頭飼畜犬門生曰犬曩食人食古人所譏况珍味耶犬不食瞻視而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門闕下將入生起潛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詐爲人卧床上升棟以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也吼怒徑出戶外擲尾作氣移時遂死今夫衣士夫衣冠首鼠貴遊門下以獵舖啜雖嗟來不媿曾斯犬之不若也

二

揚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畜犬傍隍其側若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
在取米耶犬搖耳應之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
上犬即由水竇出至在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
視之令負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城開孫氏闔
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
于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
其墓曰靈犬誌

野菌石麩救飢

熙寧中淮浙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秦農田中生菌
被野飢民多採食元豐初青淄荐饑山中及平地皆
生石麩白如石灰而膩民有數十斛者以少麩同和
爲湯餅可食大濟乏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並燕談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
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
之加意籠養一旦段坐事繫獄半年方釋到家就籠
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
汝還安否家人餵飼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
月不堪不易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
吾當親送爾歸乃持具車馬携至秦隴揭籠泣放祝
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
忍去後聞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
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
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
止在熙寧六七年間

玉壺清話

鴈

華清宮溫泉碑唐太宗撰并書又飛白貞觀二字于額天聖初自糞壤中發出之再加刊刻而立於小亭前進士劉獫未第居德州孔子廟中嘗市一雁翅雖折而尚生不忍烹聞自然銅冶折傷乃市數兩燔而淬之未以飼焉至春晚遂飛去是年秋深忽有羣鴈集獫所居之後圃家僮執挺往擊諸鴈悉驚飛一鴈不去因極殺之燂剥毳羽見翅骨肉壞剖之中皆若銀絲乃向所養者獫咨嗟累日

倦遊錄

龜

熙寧十年四月初澶州監堤岸物料場孫勉侍禁一日晚見一龜自黃河順流而下因取弓箭射之連中而驚尋拽上岸分而食之不數日孫生一夕暴卒後兩日復甦說云其始也見四人持牒來追生意其官

府之攝也曰某未嘗敢為顯過何遽致追攝彼云所追者大山牒也生乃悞其死遂不覺與之但行其所經由皆荆棘叢密行步頗艱約五六十里忽至一城門微開守閤者數人皆羶冠大袖追者曰取公事來守者遂開門放入其中屋宇廊廡皆如官府行五十餘步至一公府門亦微開守衛者頗嚴肅追者報取公事至如前守者遂放入復有一人云未坐少祠之茶頃間忽云卷簾也坐矣相次追入見一人衣金紫正坐追者持牒上金紫者視之曰殺龜邪仰視之曰乃韓魏公也生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曰龜亦魚鱉類也殺而食之者甚多何其獨當死公笑曰此中不得比陽間無可告之理龜既有詞須當償命生因歷敘昔日趨事之勤及老幼無託涕泣再拜不已公

徐令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若不肯放汝還但云命即須償他固不敢辭只乞更檢房簿看過生得旨遂退出門又行百餘步兩面皆矮槐青密可憂又至一官府其門亦閉守衛者愈嚴密追者云公事至國者曰當先詣彼處曰已出頭矣闌者遂開門遂入亦有人云未坐又伺俟少頃傳呼云卷簾也卷簾也追者領入見三人盡衣金紫追者持牒上皆簽押之生惶駭顧視間向所殺者龜已在其左其一人西向者云汝無故殺龜彼有詞須還他命生再三懇告竟不允不得已遂以公言白之三人皆驚駭相視曰誰泄此彼人何得知之其處中者一人尤怒大呼曰且令寬照汝因何知有房簿遂加凌窘生不禁其苦乃具言曰某昔嘗趨事韓魏公適見懇告遂放還

公教言乞檢房簿三人皆肯首嗟嘆其東向者一人曰韓侍中昔在陽間一生存心救濟天下今到此尚猶不已遂令請房簿須臾數人擗一黑木櫃有三吏由廳墻而下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其西向者讀畢方喚龜諭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在至時當令受罪言訖其龜滅而不見遂命追者曰速放還出門而悟

魏王別錄

湫神

寧州真寧縣要冊湫自唐天祐中宗朝多祈雨有驗歲旱遣中使持錦織及鎮宣徽樂工三五十人作樂於祠庭僖宗乾符中封神為應聖侯昭宗光化中進封普濟王開寶九年太宗在南府遣親吏市馬秦州過宿於湫房夢人告云晉王登帝位至長安赦至

果符其言遂以聞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龍見池中長數丈東鄉吐雲雲白色自辰至午而沒見者數千人郡以聞遂下詔封顯聖王增修祠宇先是涇州界有湫方四十里水停不流冬夏不增減水清澈不容穢濁或有喧汙輒興雲雨歲旱土人多祈雨於此傳云龍之所居漢書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領湫淵安定朝那者是也其後屢稱湫有靈應朝那無聞焉而天下山川限曲亦往往有之皆神龍之所蟠螫建州浦城縣福羅山有龍潭歲旱土人祀之或投鐵龍立致雨

擔夫頂有圓光

祕書丞程希道慶曆中爲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霧未散見一荷擔夫頂有紫光圓徑二尺許召問之云向於召罇中得一物方數寸色如紫玉置頭巾帶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戴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煉之大丹憲使以百錢易之並揚文公談苑

慢神速咎

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潭州秦時祀於南嶽舊制設位于壇敷席于地列籩簋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著往往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往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噫然也慢神而速咎邪何誅責之遽也可畏哉

仰山神

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顯著幅員千里之內

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羊爲羣
祖擇之向以太常博士知冝春公帑不甚豐遇厨餼
將匱致奠于神啓其故命衙校持盃校執羣羊卜之
得吉告即已一禱必驅數十頭歸垂盡復禱竟亦無
他并東齋記事

雙峯洞主

俞括朝奉往年爲漳州通判有神仙降其家號雙峰
洞主如所謂蓬萊仙者自言與韓退之等儔晉爲桓
乃其弟子恍惚不可考余曾見畫像乃一纖麗女子
也於括家碧牋上作詩用篆字字如指面極謹敕非
稍箕上插筆點畫傾欹僅可辨者也詩云大笑莫如
今日醉一聲鶯語送

滕子京

滕子京待制知蘇州日感疾在床其二子見其从堂
前行過疑之往省其父依然在床上後數日卒愚時
在蘇丁憂親聞之

王監簿

愚初爲學士歲館伴番使正月五日五更初院子來
報王監簿在河亭上因令呼來院子去未幾報番使
上馬旋令往家中因問何來彼家人怪訝言在某處
並不曾出甚怪之未幾卧疾遂不起此與滕子京事
甚相類疑其魂魄已去

楊龜年

杭州楊龜年新及第年於二月十二日絕早見王景
鞏并行李數十擔出崇明門未幾景彛卒

並趙康靖

公聞見錄

魏大諫

平生頗嘗見怪異在家居時因中夏乘涼夜將半舍南三十許步忽有人聚語且悲且嘯燈火閃閃其光燄絕碧色火邊有四五人環坐或歌或舞公孰視之知必鬼物因引弓接矢射之一發中右坐一人其餘且走而哭曰射殺于媪也既而察之見箭正穿一破鉢盂又嘗在趙州寓護兵魏咸羨公署內有西堂平常時人皆不敢居焉其堂內尤有怪咸羨素知公有膽氣因請公曰敢宿西堂乎公曰何為不敢即泊于西堂獨枕一劍其夜二鼓初聞門戶忽自開公在床偃卧見美婦女二十餘人笑語直入於堂內公問爾等何人輒敢來此有姓氏乎皆不荅公又曰何不近來婦女一齊逼於床公戲之曰爾等有變耶胡不徙

吾床於堂下一人曰公擲去劍吾曹徙床豈難也哉公即取劍擲於地於是羣女遂負床置於門堂外公猶在床獨撫股仰視婦人皆羅列於床公乃曰得矣復吾床故處婦人却負床於堂內有一人把火炬燒牀帳俄而火四起公亦不動但訝火微熱而不甚炎烈須臾火盡婦人笑曰此何人哉言訖不見及曉具此白主人主人大駭是堂爾後因不復有恠也是時冀趙間大旱公與鄉人徐載王禮徒步閉閤忽逢一丈夫皃古朴野服飾弊裂揖公曰啜茶一甌可乎准然而坐徐頗不悅以為何如人耳啜訖弊衣者曰今夜三更當雨徐不然之彼丈夫有愠色迴顧徐間面上出火焰高二尺許光溢四坐客惶駭不已火滅彼丈夫亦失所坐處於是白于魏侯是夜風清月皎雲

忽暝合大雨如注一夕告足咸羨自此畫神公以爲信有而且不誣也公即歸大名在路爲大旋風所繞莫能前進公怒曰安有是哉遂引弓射之正中一物風乃止視之一白驢首旋遍而滅之行者盡懼異之公至家鄰舍有巨石磨以久不爲用公以手之末指擬而祝曰儻富貴有命隨指而旋有若神助勢如轉丸者數四傍觀輿人躍力推舉輪植不可動咸伏其異焉又嘗寢覺手中有金一錠巨細形體首尾如蠶不知自何而至其季弟收之于今存焉後於縣郭內買宅居日夜以讀書爲業縣城內有威雄將軍廟居人敬憚遠近必禱祀以求靈報廟有主廟李紹斌者常與民導神之酒饌而達其意忽一夕公夢一徒步入門呼曰將軍至矣公惶駭具襪靴竦立於庭中斯

須闌數呵殿趨導至有頃見一少年衣錦袍戴金花帽跨紅騮馬至則索胡床據廳事坐左右僕從衣服鮮明將鷹犬操竿挾彈蹴鞠角抵羅列於庭戶將軍揖公坐公辭讓至於再至於三方坐於席次將軍曰吾來事有欲便君爾公避席曰諾將軍使小豎持上排十二錢命公曰唯所意取之公依旨於第二第四行間各探一錢將軍笑曰來年未及第須後年也前去甚嘉將軍指第一行間下一錢云如此得錢雖來年及第然終身敘不進請善保吾二錢有疑可決言訖而不見公夢覺夜方半遂伸紙揮管以記其事竟不復寐五鼓俄有叩門者問之乃主廟李紹斌也公曰來何早紹斌曰夜來知將軍奉謁令紹斌送卦錢來公視之乃夢中所探得二錢圓摸巨細略無異焉

焉公甚駭異因躬備酒饌而往奠謝之所得二錢藏於篋笥保惜尤謹遇事有疑慮則以錢占之吉凶無不應兆太平興國四年赴舉果下第因遊相國寺之石殿頗動歸歎之思復有投筆之謀忽不決見一梵僧踈眉大目謂曰子前程極遠何妄想耶公聘貽拱立命於泗州院烹茗一啜復曰他日當相見言訖倏之柱中公徐思曰吾聞西來有神異高僧祕靈骨於泗濱者斯之謂乎乃繪其像而禮奉之至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及第又至道元年八月移知潭州賜白金五百兩仍降璽書獎諭公汴舟行既達洞庭湖方其中流俄而風濤暴作雷雨雲霧昏迷如夜舟人戒曰慎無鼓樂及薪松煎油不如是當有蛟龍出於患害也整衣冠禱之曰廷式束髮仕官已來常盡簾恪

所治州郡夙夜在公今奉 朝命俾典湘潭命也已矣則速沈於波中如其不然則無為恐怖耳言訖使庖夫爨松薪熬油作樂俄頃風止浪息而前去至潭州泊於驛門外岸隈舊有大舟命曰水驛皆往來星使多居於此舟也公將家就休方亭午假寐如聞人呼曰起公未熟寢如此已數四因起視舟水已侵入將其半也公驚遽移家其舟旋為中斷而沒矣交政後與僚屬遊會春園擊九會坐牀上有圓竅甚小公移牀二十步謂僚佐曰吾以九射之如中則吾前途未易量也即射之正中竅中飛越快然不礙復收九校竅竅小不容焉次日有勅書褒勞公之能績拜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既中有烏馬常乘騎一日晚歸第至曹門外橋南望有婦人立水面上向而呼曰相

公放我兒來所乘馬驚逸幾不可制即不見矣次日
水中濯馬足迴馬病醫藥至備而無差矣公對馬曰
吾賴爾力亦多也今爾病吾醫療亦極矣如必不可
爾出吾門外慎勿於吾面前斃蓋所不忍馬即跪前
脚目有淚下如辭狀起而歔歔出門外即氣絕矣左
右互相嘆訝魏大諫見異錄

張鄧公

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
於鄉里京西舊有神祀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
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
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 仁廟出處皆可稱壽

八十六

趙韓王

趙韓王普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
遣親吏驟潛者詣上清太平宮醮星露懇以謝往咎
上清道錄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
國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玄又叩乞冤者神以
淡墨一巨碑示之濃煙罩其上但碑底火字爾潛歸
公力疾冠帶出寢涕泣受神語聞碑底火字公曰我
知之矣此必秦王庭羨也然當時事曲不在吾渠自
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咎
豈在予但願早逝血面辨於幽獄曲直自正是又普
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並玉壺清話

梅公儀

梅公儀知滑州夜中河決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壘
掃掃不足拆官私屋榷塞俄有一白鬚翁載一船楫

稗中流而下佐助填壘遂定平曉不知白鬚翁所在
以爲神也州民請爲公儀立頌功德碑朝廷止降詔
以褒獎東齋記事

聱愚子

黃晞閩人皇祐初遊京師不踐場屋居以古學游於
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聱愚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
大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
之道者列章爲薦極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巨邑
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勅遍謝知己才
三日晞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憇謂
院僧曰僕遠人也懃苦貧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
飽今日方幸事畢且故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
見喧僧諾之局扉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

牖大呼曰卒於榻矣

玉壺清語

崔公誼

崔公誼者鄧州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賈魏
公蔭補莫州任立簿熙寧初河北地震震未已而公
誼秩滿挈家以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
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又
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
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眩殺人
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獄到家速來殆開門寂
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
必度其死遂兼程送妻至壽陽次日遂卒湘山野錄

張文孝

洛中地內多宿藏九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

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置洛大弟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弟之直郿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竅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筆談

韓魏公

韓魏公自成德移師中山前驅至沙河而馳報曰河勢將漲慮水暴至願迴轅少頃公曰弟具舟旣而徐濟人望其上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絕波濤果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歎以謂盛德所至神明常輔相之也

魏王別錄

寇萊公

寇萊公敗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物爲祭焚之後生笋成林民以爲神因爲公立祠目其竹曰相公竹王樂道爲記刊石李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鈞私被旣歿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萊公初登第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筆談

二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夾子忽就撲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
詐妄謬誤

林瑀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自即位常開邇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曰進經史孜孜聽覽中昊忘倦有林瑀者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二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其說支離詭駁不近人情及爲侍讀遽奏 仁宗曰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 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 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羨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 仁宗駭其言翊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真小人也